

生命本来就始于一场奔跑

苏伟钿 著



携 时光 远行

XIE SHIGUANG YUANXING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携时光远行

苏伟钿 著



生命本来就始于一场奔跑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携时光远行 / 苏伟钿著. —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9. 1
ISBN 978 - 7 - 5668 - 2500 - 1

I. ①携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95968 号

携时光远行

XIE SHIGUANG YUANXING

著 者: 苏伟钿

出 版 人: 徐义雄

策划编辑: 武艳飞

责任编辑: 傅 迪 李米雪

责任校对: 朱良红

责任印制: 汤慧君 周一丹

出版发行: 暨南大学出版社 (510630)

电 话: 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邮购)

传 真: 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

排 版: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

印 刷: 广州市穗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7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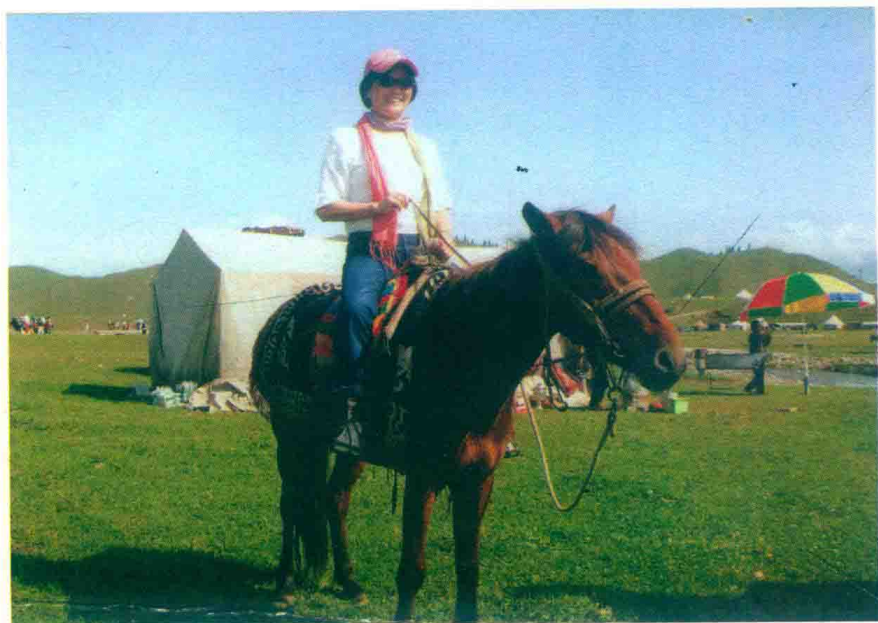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208 千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

定 价: 38.0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

骑个马儿逛草原（2007 年摄于新疆）



联合国总部门前留影（2011 年夏天摄于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楼门口）



母亲健在的幸福时光（2007 年女儿上大学前夕一家人与母亲欢聚）



试声（2010 年夏天与女儿黄岸在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）



金凤花开（2016年夏天摄于汕头大学）



在自己首秀的写意画《硕果金画》前与战斗英雄麦贤得合影



莫干山民宿度春节（2018 年春）



作者（左一）与马晓丽（左二）、裘山山（右二）、林渊液（右一）的合影

序一 热爱文学的人是有福的

我和伟钿是高中同学，并都在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我们都是汕头市的文学青年。此后，我们的人生道路很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热爱文学，并通过文学改变和丰富自己的人生。

文学和文字工作，既有关联又有本质区别。在机关里炮制文件和在新闻单位采编新闻，都属于文字工作。热爱文学的人很容易走上文字工作岗位，但文字工作却常常将人的鲜明个性磨蚀掉。一个恪守文学信念、保持创作习惯的人，需要一直不忘初心，保持个性、敏感的心和独立的思想。

几十年来，伟钿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。在专业文字工作取得成就的同时，笔耕不辍，发表了大量的散文、随笔，并结集出版。由于是同龄人，有相类似的经历，我对伟钿的散文感到特别亲切。退休前后回首人生，不胜感慨之至。

这感慨首先是对时代变迁的感慨。伟钿的散文，是大时代在潮汕一方风土的见证。或许是青春期对生命感悟最为敏锐吧，这本散文集中令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作者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的回忆。《激情飞扬老文教》《母校六中》是作者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，特殊年代的文艺宣传队和高中学农分校的描述写得特别精彩；《口琴，思乡的深情表达》《老歌，一代人的经典》《喇叭里的声音》《露天电影》《舞台印象》《首进省城的记忆》《总是那座山，越过思念的水平线》等篇，以细腻的笔触回忆知青岁月，青春的激情和青涩跃然纸上，难能可贵的是，在涉及荒

山野地环境时我们却读不出苦难的味道，口琴声、歌声、电影、舞台、欢笑，与泥土和青草的气息一道，成了记忆中温暖的要素；《山城汽校》《职大，泛黄而清晰的记忆》写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接受教育的内容，“用唤醒的人生激情去追逐阳光般的梦想，期待用我们勤奋努力换来的入门券，去叩开未来希望之门”。正如她文字里描述的那样，靠着梦想、激情和坚韧，她真的叩开了希望的大门，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文字工作，做一个有底蕴的职业女性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作为职业新闻人的伟钿，平台大了，视野宽阔了，这都在文字中反映出来。但她经常把诗意倾注到采访对象上，其中，有对时政新闻的感想，如《生命至上彰显人性光辉》，把值岗时处理稿件的想法升华了；对老干部柯华、作曲家刘为光、时装设计师朱丽湫的采访，以及对梁启超、黄遵宪、谢维立、沈从文故居的访问，都可以引发出诗意感受。在第三辑“雪泥鸿爪”中，无论她踏足于祖国的大江南北，还是游览于环球各地，所到之处，都以独特的眼光去挖掘生活的美、环境的美，将自己的感受赋予游览地以诗意。

从风格上看，伟钿的散文朴实中见真情。这尤其体现在几篇关于家人的文章中，《古城，外婆的古城》《寄给父亲的信》《清明节，湿湿的怀念》《目送，走不出心灵的视野》《曲缘》，文字细腻，情感寓于丰富的细节中，情感所到之处，点到即止，见好就收。

现今报纸副刊上的文章，与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文学时期由杨朔、秦牧、魏巍、刘白羽四大家创立的散文风格有所不同，更加自由、随性、简单和生活化，我觉得归类上应该更属于“随笔”，但还是偶尔可以见到一些“形散神不散”的篇章。伟钿的这个集子中可以看到一些文章，立意较高，看得出对传统散文精神的努力传承，如《瓶子·绿树》《车站思绪》《冬树，北方

别样风韵》《攀越如人生》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曾经有无数文学青年，“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”，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洗礼，只有少数人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。但我时常觉得，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留名，而是通过文学不断地丰富自己和超越自己。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，人的需求最高的层次是自我实现。一个热爱文学并有写作习惯的人，无论有没有名著留世，就写作过程而言，他（她）就是在自我实现，是处在人的需求层次金字塔中最顶端部分的人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伟钿应该总体上是比较幸福的人。不知她自己以为然否？

钟海帆^①

2018 年 5 月

^① 钟海帆，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深圳市互联网行业联合会顾问，曾任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。

序二 行走云水间

作家苏伟钿是《汕头日报》副总编辑，《携时光远行》中多篇散文首发于本报副刊《韩江水》。

这么直白的开场白，暴露了我的小得意——向来只有总编向下催稿，可是，由于专栏每月一期的约定，作为责任编辑，时限近了就得向她“讨债”：苏总，这期写了没？而她，或者刚值完一周的夜班略显疲乏，或者刚带记者基层采风归来风尘仆仆，或者刚参加完会议……

“中午写，中午午休我关了门写！”她忙不迭地应道。

专栏每月一期的频率不算高，可保质按时坚持下来，除了有文学情怀，还要有坚韧的品格，因为一个月不小心就过去了……苏总自己也说，每一次几千字的写作像需要爆发力的短跑，完成之时，欣慰、兴奋、愉悦，歇一歇，再来一次……

生命本来就始于一场奔跑。作家苏伟钿这一代人奔跑的背景时代感很强：老市区胡文虎骑楼前，贴着红标语的客车满载年轻人，奔赴广阔天地农村，青春的面孔向往而迷茫；扛着锄头站不稳田埂，耨草时指上的血泡磨破了、掌中上茧了；恢复高考了，做梦跨进大学的门槛，更多的人涌进了厂矿企业，夜大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不再年轻的脸庞；从文从政，下岗下海，有的在风云变幻中沉浮漂泊，有的在潮起潮落中习得一身好水性……

《携时光远行》中那些凝望旧时光的作品，真诚率性，乐观风趣，闪烁着青春的光泽。口琴、老歌、露天电影、文宣队、农场播音员……时代的印痕无处不在，却覆盖不了鲜活的人性、切

肤的感受和不可复制的体验。例如，在精神生活饥渴年代，“我”好不容易得到地委内部片的赠票，汗流浹背骑了二十几分钟的车，坐在石椅上看露天电影《桃花扇》……如果说，这样的描述只是还原了事件的历史感，那么，“散场时，熟人彼此打招呼，眼神流露的都是自豪感”这个细节，却道出了微妙的人际体验，令人会心一笑。灯火阑珊处熟人的眼神，比宏大的电影画面更耐人寻味，保鲜期更长。

打开《携时光远行》，自由奔放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不事雕琢神采飞扬，无遮无拦生机勃勃，让活在设定程序、心性被驯化的都市人嗅到久违的青草气味。贴近生命本真的散文，无欺地契合着脉搏的每一次搏动，分享个中心路历程，我们仿佛随作家耕作于烈日下的田野，劳顿于车间隆隆机声中，借着月光打着手电筒跋涉崎岖山道，孤身一人闯荡举目无亲的省城，甚至搬竹梯上屋顶接驳广播线路，因为她是无师自通的播音员，脆脆的声音回响在大嶂山农场上空……没有规范的路数可循，没有一眼望得到头的稳妥，草莽路上全凭脚步丈量，听从心灵不停探索，“用唤醒的人生激情去追逐阳光般的梦想”，散文写作的无穷可能性才成为可能。想起作家的第一本个人专集名为“心灵的放牧”，“心灵”“放牧”“远行”，这些关键词所散发的信息，一定与生命的跃动、不羁的激情和大自然的召唤有关。流水潺潺，白云悠悠，作家在音乐、影剧等文艺上的才情也如穿透三棱镜的阳光，赋予作品多彩的光和色。

回过头来说说苏总在《韩江水》上开设的专栏《行走天下》。行走，因为永不停歇的求索，天下，隐喻足迹和视野，这个在省副刊评比中屡获奖项的栏目，以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晓畅精练的文风为读者所喜爱。这些带体温的随笔，既描绘德国新天鹅堡悲情王子的相思树、澳大利亚的明媚阳光、好望角惊心动魄的风暴，也颂咏红色家园湖南红、延河水、枣园不熄的灯光；既咏叹韩江

边上那千年之功沉淀的一座古城，也对潮人骄子进行系列专访……作者“地作笺、心做笔”，为读者打开“看天下、观世态”的另一扇窗口，娓娓道来，寻常话语里呈现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观照，信“笔”由缰，笔触里充盈丰富阅历打底的人生感悟。

行走云水间，且行且思，时光与山水之约意味绵长，作家笔下更多精彩篇章，小编先睹为快——

“苏总，这期写了没？”

刘文华^①

2018年10月

^① 刘文华，《汕头日报》副刊《韩江水》编辑。

序三 流淌着生命真情的风景

先读过苏伟钿总编的散文，之后才认识她。看着她的文字，总是不经意在脑海里浮现她的笑容，在思想的维度里望着她那份任性地逃过岁月洗磨的天真，那份粲然开放的纯真烂漫，会心一笑。

苏的文字，始终保持着一份纯真，一如她的为人。就像徐志摩，用火去点烟，这么一个动作，都感觉是去 kissing the fire，看待世界的目光一直保持着好奇。或许，挚爱文学的人都这样，无论岁月如何洗练，终究学不会“世故”二字？

苏的文字是坦诚的。她曾经对我说，“睿，其实我的起点并不高，文章是渐渐写得好起来的”。当她说这句话时，非常坦然。那时，她已经是日报社副总编，分管时政部新闻，正是事业的巅峰。我因为刚刚负责当地的新闻工作，常常要请教她，加上不认识之前就喜欢她的散文，对她很是尊重。当她说这句话时，我着实大吃了一惊，没想到她会“自曝其短”。然而看着她清澈如水的目光，忽然明白，她一定是认为，无论什么样的人生和起点，可以努力，可以坚持，却不值得去掩饰。这份坦诚，在她的文字里时有见到。《山城汽校》写了她在汽车学校读中专的学习经历，《职大，泛黄而清晰的记忆》写了她在职大的学习生涯，这些经历，在她的回忆里，也是妙趣横生，充满了快乐，“当自己暗暗下决心时，回忆起山城汽校的一幕幕，有点情不自禁地笑了，笑自己还是笑别的什么，没想清……”，这样的文字，仿佛她自己是一位胸无城府的邻家女孩，坦然得可爱。

苏的文字是深情的。这一点，在“此去经年”系列里可以常常感受到。因为爱，她把古城称为“外婆的古城”（《古城，外婆的古城》），《寄给父亲的信》寄托着对父亲的思念，《曲缘》记载着父亲的爱好。《清明节，湿湿的怀念》《目送，走不出心灵的视野》写的是母亲，“三年多，母亲离开的日子，渐行渐远。实际上，生活中，偶尔都会因为某个细节而触痛心中最柔软的部位，都会因为母亲在生时我们的大意、疏忽，或惆怅，或后悔，或痛惜……再也打捞不起的时光”。这样的文字，从她内心深处流出，感人肺腑，在阅读的时候，甚至希望她逝去的母亲还能够感觉到。《母校六中》《哲学老师》《口琴，思乡的深情表达》《喇叭里的声音》等写下了一个年代的记忆。《总是那座山，越过思念的水平线》令人读过而久久不能忘却，在青春年华时期“上山下乡”的那段岁月，在她的笔下，成了一生中最值得珍藏和回味的特殊回忆。

苏的文字是感性的。“雪泥鸿爪”记载了她游历的足迹，如“一大早坐上车，天空就下起了雨，似乎要给新天鹅堡的参观罩上悲情的氛围”，寥寥两行字拉开了《新天鹅堡：悲情王子的相思树》的参观序幕，迅速将我们带入了主题。《邂逅雪景》写了作为南方人，首次邂逅雪花的惊喜。“我看到的雪是由凛冽呼啸的北风喊出来的”，这个描写非常生动。然而，因为觉得“与雪的不期而遇，对南方客人是难得的馈赠”，冰天雪地在她的眼里，也是美妙无比，“走进雪地，一任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呢喃，调皮的雪，钻进衣领，飘上头发，你将它轻轻抖落，这冬的精灵，又顽皮地粘在你的身上，使人忍不住捧上一把，轻轻摊在手心，让呼吸的热气与这大自然的礼物交融，细细欣赏，读懂她丰厚的内涵。在这静谧的景致中，走近心灵，在雪花飘落的无伴奏声乐中，谛听冬季轻轻地歌唱”。这样的文字，在她的散文系列里随处可见，令人读之同样欣喜。在她的笔下，景随人动，每一处风

景仿佛都有着生命或情感。

苏的散文，有时难免还是流露出些许时政写实性的味道。我想，或许是职业使然？苏总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一线时政记者，让她在工作与采访中得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物。无论工作多忙，她也总是会把感悟写下来，这些文章，更像随笔，而新闻的时政性写实手法总是不经意地穿梭在其中。如《为伟大的长征深情抒怀》《人民大会堂感受“旗帜”》《生命至上彰显人性光辉》等，《延河水暖，乡音夜夜入梦》写的是曾任我国外交部第一任礼宾司司长、第一任非洲司司长、第一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、第一任驻菲律宾大使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潮汕人、老革命家，非常值得一看。

读《携时光远行》，一种朴素而浪漫的情怀始终贯穿其中。文如其人，我想，这也就是她的为人吧。

柯 睿^①

2018年10月

^① 柯睿，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席。

前言 那些温暖人生的回忆

说不清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是在什么时候，大概应该是高中毕业后，在下乡的农场当上了播音员。那时，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，墙壁挂满电源插头，一台扩音收音机，一张桌子，一个扎着红绸的麦克风。在没有老师授课、没有师傅带领的播音工作中，知识的窘迫，本领的恐慌，于是，逼迫自己拿起新华字典，逼迫自己向农友借来一本本书籍，在理解与不理解中阅读着、思考着……

高考前填报志愿，自己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填报了北京广播学院采编系，而后又有点忐忑不安，怕考不上。实际上自己就是没实力考上。果然，被省内一家交通技术学校录取，然后又到汽修厂工作，开始了人生为一个“铁饭碗”而打拼的生存状态。是职工业余大学的汉语言专业，是青年文学会的活动，唤起了我的文学梦。适逢改革开放，有了接触多元文学的宽松环境和机遇，抑或是因为生活有了挫败感，在倍感知识重要的同时，对文学倍感亲切。那个时候，第一次接触和阅读了如潮水般涌来的大量中外文学作品，几乎达到如饥似渴的状态。仿佛是在白天工厂严肃枯燥的工作之后，夜幕降临，在月光和灯光的温馨的氛围里，书和文学为我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扇美好之窗。

业余大学毕业后，社会各行各业正缺人才，我也由此考上汕头青少年报，圆了记者梦。当记者，有了接触采访更多人的机会，有了见多识广的机会，渐渐地，完成新闻采访任务之余，就有了把一些随想、杂感写下来的念头，也渐渐无师自通地进入散